

# 生生不息

肖睿◎著



- 三代蒙古女人和一座沙漠的悲情史诗 ■
- 一部关于 **信仰、坚守和爱** 的沙漠奇书 ■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 生生不息

肖 睿●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生不息/肖睿著.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555-0527-3

I. ①生… II. ①肖…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9682号

---

生生不息

---

作 者 肖 睿  
责任编辑 董美鲜  
装帧设计 晓 乔 韩 芳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邮编 010010  
电 话 (0471) 2236471 总编室 223646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210千  
印 张 16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 000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5-0527-3  
定 价 28.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目录

序 章 骗子	… 1
第一章 沙漠	… 8
第二章 亲人	… 40
第三章 恋曲	… 61
第四章 诗	… 114
第五章 世界	… 149
第六章 青春	… 185
最终章 凯歌	… 247
后 记	… 251

## 序章 骗子

一个婴儿笑了，他或者她浑身的褶皱看起来没那么恶心。这都跟他或者她毫不邪恶的嘴角有关系，还有他或者她紧握住的粉红色小拳头。即使这里有浓重到像酒一样能灌进人嗓子，能让人想吐的雾霾，也抵挡不住对面大厦顶楼这大显示屏里圣洁的笑容，在那一刻，我想做一个父亲。我知道那就是广告的力量。

我的午饭摆上了桌。和往常一样，我吃的是麻辣烫，我看见老板装盘的时候把一截火腿肠掉在了地上，又捡起来扔回了盘子里，我装作没有看见。就像我装作我没有失眠症一样。如果我要求老板再换一根，一定没有问题，可我不能保证费了我一番口舌换来的战利品会比这根干净多少。事实上，吃什么我都无所谓，吃什么都是能把味蕾摧毁、能把肠道撕裂的地沟油浸泡出来的红色物质。记得六七年前，我刚在这个地方混的时候，连吃了几天方便面之后实在扛不住了，跑进一家面馆点了碗羊肉泡馍。吃到一半发现里面有只死苍蝇，我没有丝毫愤怒与不满，我

十分高兴地把那只死苍蝇用筷子夹了出来。吃完羊肉泡馍之后，我又把那只死苍蝇扔回了碗里，挥筷吆喝了起来。他们只好又重新做了一碗，我再没有吃过那么香甜的羊肉泡馍。人们总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这是句废话。这个世界上当然有白吃的午餐，前提是你要抓住午餐的尾巴，哪怕那是一只泡软了的苍蝇。

手机新闻上说，地铁票要涨价了，这个消息让我的心情跌到了低谷。此时电话响起，我没有接。号码是外地的，已经给我打了不下二十个电话。我想不是通知我中奖，就是通知我法院冻结了我的账户。手机新闻上又说，昨天有三个人结伴跳进了地铁轨道，幸亏及时施救，才没有遇难。他们为什么自杀，是因为地铁票涨价吗？这个消息让我感到遗憾，下次他们再想选择这个方式，就得多花几倍的价钱了。

电话又来了，不是刚才骚扰我的号码，是我等的人到了。

她是一个姑娘，个子瘦瘦高高的，没有我的女朋友莉莉丰满。她穿的衣服和靴子一看就是便宜货。在电梯里我巧妙地盘问她几句，我知道了她今年刚大一，来北京上学半年了。她没有会把我扔进局子的爹，也没有会把我饭碗砸了的妈。这套衣服一定是进大学之前缠着父母买的，虽然我没上过大学，但我能想象当时的场景有多幸福。这姑娘没有莉莉好看，但比莉莉年轻。年轻人有一种特别的柔软，我管那叫作天真。可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要狠敲她一笔的念头，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不管是这里，还是她来的地方，还是永远都望不到头的沙漠，她要么在未来几年中变成和我一样的人，要么就离开这里，要么就死在这里。没有其他的选择。

我把她带到了公司，拿出了那款她之前在网上看中的相机。她拿着试了半天，不出所料，皱起了眉头。这台相机当然不会令她满意，除了外壳，所有的零件都被我换掉了。在我说了一堆这个型号相机的坏话之后，

我把我要卖的那款塞到了她手里，展开了我烂熟于心的推销说辞。没用多少工夫，这姑娘稀里糊涂地把银行卡递给了我，“嘀嘀嗒嗒嘀嘀”，对着POS机一顿乱摁，我用高于市场价三倍的价格把这台相机卖给了她，她对我说：“谢谢你，陈先生。”我说不用谢，把她轰出了公司。

在我钓这只“肉鸡”的时候，莉莉就坐在我对面，一言不发地盯着我。我冲她微笑，她也不搭理我。我知道她是因我不和她结婚的事而生气，可这样冷酷还是挺烦人的。姑娘为什么总要伤小伙子的心呢？我算是看透了，爱情说穿了就是生产力加生产关系。

“老陈！”莉莉总这么叫我，其实我不老，我才二十五岁。“你究竟打算怎么办？”

“什么打算怎么办？”

“结婚啊！你装什么孙子？”莉莉瞪圆了她原本就很大的眼睛。

我认识莉莉是在动物园。我每周都要去一次动物园，只有动物能让我安静。那天很热，我们都昏昏欲睡。此时我发现了一个坐在长椅上哭红了眼睛的姑娘。我必须承认，当初就是莉莉这双小鹿一样纯真的眼睛吸引了我。如果我当时要是知道这双眼睛生气了就跟狼进食时的嘴一样可怕的话，拿枪逼着我也决不会坐到她身边跟她搭讪。

那天莉莉是和她男朋友一起去动物园玩的，她男朋友去洗手间的时候莉莉翻了一眼那人手机，然后崩溃了。莉莉说：“这孙子心里不但有个人，还可能是个男的。”崩溃的莉莉就这么肆无忌惮地跟我聊着她的前男友，肆无忌惮地哭。这让我很尴尬，来往的路人都以为是我把她弄哭的。

“你知道它在想什么？”顺着我手指的方向，莉莉看到了猴山里一只隔着铁笼观看我们的猴子。莉莉不解地看着我，就像我疯了。

我深吸一口气说：“它在想，她真好看，就是哭成这样了，都比我见过最好看的姑娘好看。”我指了指猴山里最胖的一只猴，那猴看到我指着

它，愤怒地龇起了牙。

“你缺心眼啊！”莉莉白了我一眼，“有拿人比猴的吗？”

莉莉的表现让我放心了，最起码她没有反感我。我告诉莉莉，这座猴山里谁和谁好了，谁和谁离了，谁脚踩两只船，谁怀揣杀父之仇可这辈子估计报不了了，谁在来的路上丧失了记忆为此得了抑郁症。莉莉的嘴角有了上扬的弧线，眼神不再那么忧伤。这让我想起了许久没有见过的那个人，当我们伤心难过的时候，那个人就告诉我们风为什么此时吹过我们的身体，叶子为什么在此刻落在我们的头发上。土地的运动，生灵的叫喊，每一道阳光，每一场雨，每一粒沙子出现在生命里，都是不可思议的神迹。虽然我不知道什么叫意义，什么叫此时此刻，什么叫神迹，可每次让那个人这么一聊，我就觉得心里面特别舒服。

在猴山前和莉莉聊天的时候，我心里就像那时一样舒服。我觉得莉莉是长生天赐给我的神迹。

分别的那天晚上，我就给她打了电话。我告诉她，我姓程，在电脑城里卖数码设备。为此，我专门做了个假身份证，结果名字打错成了“陈”，我只好解释说因为我的口音问题莉莉听错了，好在她相信了我。至于在电脑城上班，这倒是真的。之前我去那里买相机也受了骗，被那帮坏小子臭揍了一顿。这件事教育了我，这个买卖很有利润，并且很适合我。

约了几次会，我俩上床了。这件事情让我非常后悔，自打那之后她就逼着我结婚，一直闹到现在。早知道性欲要让我编造越来越大的谎言，制造越来越多的麻烦，我绝对把自己给化学阉割了。我再次向莉莉解释，我现在很穷，什么都没有；我还有严重的失眠症，我上次睡着都是一个星期之前了，我各方面都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

莉莉绝望地看着我，又开始重复她已经说了一万遍的话，没钱可以赚，有病可以治，失眠她可以陪着我一块儿看电视。总之，她必须跟我马上



结婚。

就在我们俩争执不下的时候，刚才那只“肉鸡”又跑了回来，她的脸充斥着愤怒的红晕，那表明她此刻很愤怒。她脸上的肌肉颤抖着，摆出了铁一样僵硬的表情，这意味着她此刻很伤心。她大声叫嚷着我高价卖烂货给她，把她给骗了。她要到工商局去告我，又说了几句，她竟然哭了起来。

这只“肉鸡”的表现并没有超出我的预料，更不会让我害怕。曾经有个中年人在我这里花了摄影机的价钱，买回去了三十台带摄像功能的照相机。知道被骗了后跑来说他回单位是要坐牢的，他做鬼也不会放过我。然后他拿出一把小刀子割腕自杀，从血流了一地到被抬走我眼睛都没眨一下。受骗了来割腕，当初批这堆垃圾，又要回扣又要我虚填发票的时候怎么不割腕？不过这只“肉鸡”此时此刻的出现解救了我。我甩下了今天一定要跟我拼个你死我活的莉莉，把女孩带到了楼上的监管队。我在监管队的朋友耐心地向这个哭哭啼啼的小姑娘解释了半天，说数码产品属于市场双方议价产品，一旦达成协议就再也没有挽回的可能性，把她唬得一愣一愣。我听得直想乐，再让这孙子喷一会儿，小姑娘得倒找钱给我了。

把小姑娘赶走了之后，天已经黑了。我拽着我朋友吃了顿羊肉串，说是羊肉，可从小吃牛羊肉长大的我很清楚那是羊尿浸出来的不知道什么肉，但我无所谓。吃完了饭，我哼着小曲回到了家。没想到莉莉就坐在我的客厅的沙发上，面色铁青地望着我。她用一种特别奇怪的眼神看着我，那种感觉就像冰冷的蜥蜴尾巴扫过你的脚心。

我长叹了一口气，看来今天晚上会吵一整夜了。

“我洗把脸咱俩再谈。”我躲进了卫生间思考对策，外面的她没有回音，这不是她的风格，我有些意外。我再次回到客厅，看到莉莉把我的手机

放在了茶几上。

“你把手机忘在了公司，”莉莉说，“我给你取回来了。”

我没有说话，我的注意力全在手机上，它正在播放着一段视频短信，画面里我的姐姐图雅正在呼唤我那个许久没有用过的名字“阿木尔”。

我还看到了告诉我世间万事万物里都包含着神意的那个人。她躺在洁白的床单上，紧闭着双眼，白发与脸庞上披着一层阳光，即使画质粗糙，可画面里的她还是有一种沙漠生灵特有的肃穆。

“外婆很想你。”老图雅抽动着鼻子说，“阿木尔，你快回来吧。她的时间不多了，上次她醒来，专门叮嘱我，一定让你回来跟她告别。她想见你，我们都想见你……”

视频断掉了，莉莉问我：“阿木尔是谁？”

我告诉她：“阿木尔是我。”

“你不是姓陈吗？你家里人不是都死光了就剩你一个人了吗？”

“你听我解释。”我向莉莉走过去，试图拥抱她。我告诉自己别紧张，一定能找到方法解决眼前的情况。可莉莉尖叫着推开了我，撕碎了所有能撕碎的东西，砸烂了所有能砸烂的东西，还是消停不下来。我看她下一步要点房子了，扑过去紧紧抱住了她。我都不知道抱了多久，她特别平静地跟我说：“你放开我。”

我放开了她，看她压抑着自己身体的颤抖，我刚准备说话，她捡起了自己丢在地上的包。她对我说：“老陈也好，阿木尔也好，你对我不诚实。我一直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这样是不行的，我从认识你心里就不踏实，现在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要么，你跟我说实话，要么就不要再跟我说话了。”

莉莉哭着走了，我关上门才发现，她是穿着拖鞋走的，高跟鞋静静地立在地板上，像一双眼睛般看着我的慌乱。我点了根烟，重新看

了遍那段视频。外婆的身体明显缩小了，这像一截树桩般的佝偻肉体能安放下她那强大的灵魂吗？我很怀疑。我想起了许多往事，这些往事让我不停地抽烟。许多夜晚是命中注定的，这个夜晚我的灵魂如同被我家乡的黑风暴摧毁了一样沸腾痛苦。在我抽了两包烟之后，天亮了，我打了一辆出租车赶到了莉莉家，看得出来，她和我一样整夜没睡。

我把高跟鞋还给了莉莉，在她要关门之前我用身子拦住了她。我被防盗门夹得直抽凉气，有那么几秒钟我觉得莉莉想用门把我挤死。我对莉莉说：“你不要生气了，我带你回毛乌素沙漠。”

“什么沙漠？那是哪里？”莉莉瞪大了眼睛，好奇地问我。

“毛乌素沙漠，我的家。我会把我的故事、我家族的故事都告诉你。”我对莉莉说。我没告诉她的是，我曾经发誓再也不回到沙漠，这些故事一定会让她瞠目结舌。我俩也会为这个故事吃尽苦头，我已经准备好了。

## 第一章 沙漠

毛乌素在汉语里的意思是“不好的水”，用老陈——不！用阿木尔的话来说就是坏水。“毛乌素沙漠就是一肚子坏水的沙漠。”阿木尔这么对我说。

想想其实我还是挺傻的，我竟然不知道老陈是阿木尔，阿木尔是老陈。“阿木尔”，我念这个名字都觉得拗口、陌生。或者说，神秘。但挺好听的，“阿木尔！阿木尔！”我再和他说话的时候，总叫他这个名字。他听到这个名字就会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他是老陈的时候不会有的东西，像是他在笑一样。

这种笑容特别温暖，虽然天气预报里内蒙古初春的温度还是挺吓人的，可我一点都不觉得冷。从南苑机场到鄂尔多斯机场只要一个小时，我还没睡着，刚坐舒服就到了。天空很蓝，没有雾霾，这让我都有点儿受不了。我的鼻子更受不了，冷空气新鲜而且带有一丝甜味，它让我变得特别严肃，好像不认真地记忆与思考，就对不起自己一样。

我见到了阿木尔的姐姐，图雅。她好美，五官像是被雕刻出来的月亮一样骄傲，眼神却很温柔。她的身材也好，像国际名模一样高，可又比那些刻意减肥的姑娘们自然、丰满。她拥抱我的时候我的紧张与局促都烟消云散了。可阿木尔对姐姐的拥抱一点儿都不热情，他对姐姐的关心，回应也很冷淡。图雅问他的情况，他都是“还好”。图雅说起自己的打算，他都是“可以”。最后我看不下去了，图雅再问他什么，我都抢着回答。

在医院，我终于见到了阿木尔的外婆。她在重症病房，我们只能在外面远远地瞅着她。她紧闭着双眼，没有知觉。可我总觉得她满脸的皱纹都在颤抖，像是忍受着极其巨大的痛苦。我从来没见过有哪个人的脸上会有这么多的皱纹，像是伤口。这个老太太裸露在被单外面的所有部分都是伤口，她就像一座被风吹裂的、被石头割裂的、被野兽撕裂的、被刀子划裂的伤痕博物馆。阿木尔的嘴唇在呢喃着什么，那是他们的语言。我很怀疑她是否能听到他的祈祷，图雅说外婆已经陷入了深度昏迷之中，醒不过来了。可阿木尔说她会听到，会醒过来，长生天无所不在。从心里我有那么一点点相信阿木尔，因为这里的天空实在是太蓝了，像是神的宫殿。

走廊外面都是人，有官员，有商人，阿木尔说他们都身价几亿几十亿。可我看不出来，他们说话都很轻柔，似乎生怕把阿木尔的外婆吵醒。这里还有许多外国人，黑的、白的、红的，日本人、韩国人。一个叫麦克的美国人负责接待他们，他对待这些人始终很平静，很和善。他说起英语就像春风一样让人感觉舒服，是个完美的年轻人。可我发现了他的弱点，无论图雅走到哪里，他的眼神就会跟到哪里。一旦找不到图雅，他就会打断与对方的谈话，直到看见图雅才会平静下来。我想他一定很爱图雅。

阿木尔的母亲依云娜来过一次，我看得出来她很关心儿子，因为她

观察我的时候，眼神里充满了恨不得把我的心剖出来看看对他儿子是不是真心的渴望。她和阿木尔似乎有着天大的矛盾，他们是彼此的雷区，不断地试探对方，又不断地躲避着自己。所以她只能通过观察我来验证自己对儿子的想象。事实上，从一下飞机，阿木尔就不像一个刚回到家的人，倒像是来到一个陌生地方的、陷入到某种麻烦里的糊涂旅客。我成了他和外界的翻译，平衡着他和他生命之间的关系。

阿木尔似乎不满意我的好奇与热情。“她以前经常跟我说一句话，”阿木尔指着病房里的外婆，“在沙漠里，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会让你死于幼稚。”

图雅在医院旁边的宾馆开了个房间，谁累了可以去睡一觉。可她从不让阿木尔和我单独在那里待着，每次我要休息她也要休息。我看得出来她根本没心思待在那里，她只是想把阿木尔轰出去。阿木尔其实很信服图雅，他说图雅是在美国上大学回来的。可这么保守，我看她一点儿都不像美国大学生。后来，我也不好意思去那里了。

我们回来一个礼拜后，外婆醒了。她死死地盯着阿木尔，天知道坚持着保持意识，不让眼皮落下费了她多大的力气。她的眼睛红了，不知道是因为泪水，还是因为疼痛。她的嘴唇在微微颤抖，像是被蜡烛烧伤后的飞虫在扇动翅膀。阿木尔把头凑了过去，他说自己听不清楚她在说什么。图雅握住了她的手，在我看来她只是长出了一口气，可图雅说她听懂了外婆在说什么。

“外婆说，她想找一块沙梁做墓地。阿木尔，这个愿望她让你帮她完成。”

外婆又昏了过去，我觉得她这样是很幸运的。她没有看到阿木尔得知自己要帮一个老人寻找墓地时的嘴脸，否则她一定寒心，当时就会离开人间。阿木尔气急败坏地拉着我要离开，他说这是件非常荒唐的事情，

人埋在哪里不是埋。谁劝他都不听，可我也不听他的，我拉着图雅的手，说什么就是不挪步。我跟他说，你想走就走吧！我会留在这里陪你的家人完成她的心愿。剩下的话我没有说，我想他很明白，如果他走了，我们之间也就这样了。

坐在麦克的车里，要忍受非常吵闹的摇滚乐。看着他摇头晃脑的样子，很难和之前对待那些客人彬彬有礼的麦克画上等号。图雅聚精会神地寻找着公路两旁可能出现的沙漠，看来她对麦克这副傻样子见怪不怪了。我有点儿相信阿木尔说的了，麦克和我们没吸过毒的人是有点儿不一样。阿木尔戴着个眼罩，坐在我身边一言不发。我知道他没有睡着，他只是在赌气我要挟他成功了，就像个孩子一样。可我知道他是想帮外婆达成心愿的，否则他为什么非要拉我一起走呢？

放眼望去，草地辽阔遥远得像海一样。风一吹过，草浪翻滚，远处的森林摇晃着那片深厚浓密的绿荫，如同远洋货轮上低语的水手在冲我们挥手。一群群牛羊在好奇地看着我们这辆发出咆哮的汽车。我所看到的一切，完全是一张“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风景画，我问图雅什么时候才能到毛乌素，图雅说我们现在就在毛乌素。我惊得坐了起来说：“毛乌素不是沙漠吗？”

图雅和麦克没有说话，他们的脸上浮现出了一种我看不懂的笑容。阿木尔扒下了眼罩对我说：“这里以前都是沙漠。它就是被我外婆，还有你这些天看到的所有人改变成这个样子的。也包括前面坐着的这两个混蛋！我他妈凭什么就得从这些木头和草里面找沙子？我又不是一只羊……”

我看着这片草原，心里发起愁来。我看懂图雅和麦克的笑容了，那是恶作剧得逞之后的笑容，天真又混蛋。阿木尔说得没错，他们是两个混蛋。

在毛乌素这辆漫无目的游荡着的汽车里，大地叛逆的儿子阿木尔愤怒地向我讲起了他的故事。

## 1

我外婆叫阿茹娜，汉语就是“纯洁”的意思。在我看来，她之所以纯洁是因为她出生在一个水草丰美的富饶之地。要是像我一样生在一堆牛粪里就是个神仙也纯洁不起来。她的父母是一对能把孩子和牛羊养得比谁家的孩子和牛羊都壮实的牧民，每当别人问起她父亲其中秘诀的时候，他的答案永远都是因为我们比谁都虔诚地信仰长生天。外婆说那里的景色特别美，就是来个瞎子随便拍拍照片都能获奖那么美。那里的草原永远都走不到尽头，无数生灵藏匿栖息在草丛里，享受着长生天的恩泽。阿茹娜在十八岁之前就和草原上的野兔子一样不知道什么叫忧愁。这里的每一棵草从清晨到夜晚，从春天到冬天，每一刻都是不同的，都像是在重新出生。家对于阿茹娜来说，就像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大游乐场。

她十八岁那年的冬天，她老爸在一场大雪中失踪了七天。就在她与母亲快要把眼睛哭瞎的时候，父亲回家了，还带回来了一个男人。父亲告诉阿茹娜，这就是她要相守一生的丈夫。她傻眼了，那个男人很瘦，在这个草原上是找不到生灵像他这么瘦的，简直可以用“干枯”来形容。他的皮肤很黑，像是从生下来就没有被太阳好好对待过。这个男人唯一的优点就是笑起来挺好看，他也很爱笑。我外婆说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是个和善而有意思的人。

“我叫巴根。”那个男人向阿茹娜介绍自己。阿茹娜没搭理他，她想不明白，草原上优秀的男孩子那么多，父亲为什么要让她嫁给一个黑不溜秋的异乡人。



父亲告诉她，这场大雪中，他把最好的三匹马走丢了，找马的时候父亲迷了路，被冻伤在了荒野之上。巴根发现了父亲，把他抬回了家，用雪给他擦身子，替他治疗冻伤。巴根把自己的被子给父亲盖，把自己的食物给父亲吃。得知父亲要是找不到马，家庭就会遭受灭顶之灾，他执意要出去在雪夜里寻找。父亲问他：“你不要命了？”巴根说他从小就孤身一人，特别渴望有个家庭。如果今天是为了帮一个家庭不被毁灭，那么再危险的雪夜长生天都会保佑的。

两天后，巴根把三匹马带到父亲的面前。和巴根离别时，父亲看到他孤零零地立在天地间冲自己挥手，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他返了回去，告诉巴根自己的家庭被巴根拯救了，他决定帮巴根建立一个家庭，把我的外婆嫁给他。

“巴根”在汉语里的意思是“柱子”。一想到这根柱子会成为我外公，我外婆就想大声喊叫，想要爆炸。她越琢磨这件事情越觉得自己不该听她父亲的。可她的身体不由控制地在收拾行囊，在和自己的亲友们告别，到野花丛与溪流边看最后一眼，在野兔和野猫们出没的地方放足食物。草原上的每一道阳光似乎都在告诉她，你应该告诉父亲，你不愿意嫁给巴根，你不爱他。可我外婆就是说不出这句话，我特别理解我外婆。就像我可以每天跟莉莉干，可以跟她说一万次“我爱你”，可就是不知道这狗屁玩意儿究竟是什么一样。她的母亲埋怨她临别前变成了一个狠心的哑子，我外婆觉得自己快要疯了。

巴根带走我外婆那天，没有迎亲队伍，没有礼物，什么都没有，可他欢快地像只发春的马驹，似乎他拥有了整个世界。人们都暗暗感慨草原上最美丽的一枝鲜花就这样被土块砸死了。我外婆看着这个撒欢的陌生男人，突然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她决定这一生不和这个男人说话，似乎这是抵抗自己滑稽人生的有效方式。父亲鼓励了他俩一定要好好生活